

Yanteibushishui

一只困兽的挣扎，一个男人的
觉醒，绝望中涅槃，冰火中重生。

眼泪不是水

唐 朋 著



眼泪不是水

唐 朋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眼泪不是水/唐朋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108-0089-4

I. 眼… II. 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9352 号

眼泪不是水

作 者 唐 朋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25

字 数 27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089-4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命运的哀歌还是生命的复苏”以某种角度而论，文学的永恒主题是对生命的仰天长问，读罢《眼泪不是水》，我想到的正是这句话。

主人公丛茂把他近二十年的人生交给了我们，那画面里爱情的迷乱和财富的耀眼光斑引不起我们对浮华和浅薄的一丝联想，却把沉重的思想负担压向了心头。

在你我共生的这片土地上，出身低微贫寒的人群，感受的痛苦是惨烈的，特别是他们中那些初涉人世的年轻人，因尚未习惯于痛苦和保有纯洁的幻想，还会多承受一层观念扭曲和变态人际关系的困苦，由迷茫、犹疑、烦躁和绝望交织在一起的折磨。

丛茂的世界开始于他贫困的大学生活，也正是在这时，作者迅速拉开了他心灵苦斗的帷幕。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活的读者，会觉得九十年代丛茂的大学校园已全然陌生。沐浴学问的自由春风和指点江山的豪气荡然无存，空气里弥漫着市俗的虚荣、功利和早熟的狡猾，对现实存在的批判、对未来理想世界的构想没有了，甚至连源于青春的哪怕天真幼稚的幻想也被彻底锈蚀。和丛茂一样，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梦想和艺术早已离我们远去。

从表面看，丛茂厌恶周围人事的心理根源在于他的个体性贫困。破旧的衣裳，连吃饭都要精打细算，确能唤起我们强烈的辛酸和同情。但如果我们的智力在贫困的表面上止步不前，这部小说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实际上，对于小说而言，贫困仅仅是主人公能够领略这个冷漠世界的个人通道之一，在它之外还有更多的各式各样的原因，如亿万农民在城里人面前的不公正感和自卑、既非农民又非城里人的数千万农民工的无归宿感和边缘感、单亲家庭的不幸等等，而这些都本不是痛苦者自身所铸就的，他们没有责任。在此意义上，丛茂的人生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数的人都会在丛茂的世界里寻到自己的身影，一个非血缘的东西将他们联结到了一起，那是社会弱者的低微地位的纽带。作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孕育和写就他的作品的。

在跟随丛茂走完十几年的历程后，在近距离接触张海龙、高兴、丛文富、樊晋芳、陈慧美等等人物，听观其言行，嗅其人性体味之后，我们终于能够

体会作者在酝酿这部作品的数年中所经历的内心痛楚和心血的消耗，他把对周围人们的感受、因人们人性的扭曲甚至基本是非观的颠倒而遭受的痛苦，通过丛茂表达了出来。我们看到，丛茂对高兴的爱情工于心计甚至近于残酷的表面，实际掩盖着他心底里人性和世俗观念的艰难苦斗，对丛文富金钱的躲避和屈从、杀死妻子等等全部的行动都是如此。丛茂短暂的一生（不出意外的话，他会被判处死刑），从心理学意义上可以说是人格分裂的一生，一个是仍保有人类良善和朴素正义观的丛茂，另一个丛茂则已经向庸俗、虚伪和自私投降了。因为这两个人格的存在，或者说恰恰由于还未彻底堕落，丛茂的一生注定要经受自我斗争的痛苦，他没有停止过思考，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病灶，也就无法知道他痛苦的根源。

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不同，思潮的讨论和经济模式的设计和试验带来的骚动已经结束，社会给九十年代后的年轻人准备下的是一个已经安静下来的、定型的老人的世界，超越个人生命的抉择空间不复存在。更高层次的生命被生活代替了，“活着”的人们停止了对意义的思索。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消费主义的新宗教崇拜，如果允许在非严格意义上使用“宗教崇拜”一词的话。灯火通明的饭店玻璃窗里映出的油光的人脸、眩目却与艺术遐想风马牛不相及的都市霓虹灯、甲鱼般拥挤在公路上的好像在参加家庭比富大会的轿车、滥俗的娱乐节目……呼吸的空气里，每一个原子闪耀着单一的光芒：金钱。我们不是苦行僧，也不会虚伪地声称厌恶财富，我们关心的是财富背后的东西，即金钱的获得方式。更具体些，我们只注意巨富者。平民同样拥有自己的财产，但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上没有意义，因为原始人也总拥有自己最基本的财产如石斧、食罐等等。在自然资源源源不断地从地下和地上被国人大量掠夺和消耗、社会总财富已极大丰富的二十一世纪的背景上，贫困在理论上应该已被消灭。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甚至离普遍的富足都远得很。从历史视野看，当社会基本成员的生活水和精神幸福未臻美好的时候，人们在通常情况下会以截然不同的心理情绪看待巨富者的：要么理解和尊重，要么仇恨。个中的关键是，巨富者的财富由何而来、攫取靠的是什么手段，是靠辛劳和健康的智慧，还是靠强力的无耻掠夺。强力本身也有性质上的分野，不同性质的强力给社会的伤害是不同的。古代强盗的杀人越货，只造成人们对社会治安的忧惧，但依傍人们原本拥有后来让与出去的权力而聚敛财富，其不道德性会毒化整个社会，人们在感到被侮辱之后，会迅速养成新的扭曲了的是非观和道德观。请看主人公丛茂在搭救女孩子凌云时，发生在他和那个肇事男孩之间的对话和描写：

（男孩说：）“你们还不知道我爸是谁吧？告诉你怕吓死你们。给我滚！”

滚——。”

丛茂直接问他：“你爸是谁？”

他很得意地向前走了两步说：“市公安局长。”他拍了拍丛茂的胸部。“你惹不起，啊！”

“丛茂下了车抱着陈慧美向着酒店门口走去。她穿着红色的旗袍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旗袍上的黄凤凰是用金线绣的，她的鞋是用128颗钻石穿成的，亮度可以刺瞎人的眼睛。如果不是法律上的规定可以请仪仗队升一次国旗再放28响礼炮。”

和作者一样，我们有足够的信心作这样的判断：每一个读到这里的读者都不会因那男孩的话感到震惊，这又证明了权力和金钱结成联盟后已经完成了对社会心理的毒化。人们已经习惯了变态，尽管还残存着些许愤怒。

权力的不道德和脱离轨道的行为一旦被人们习惯，人们会本能地重新塑造自己，不改变就无法生存。于是自私的人性便升腾到心灵上层。就丛茂来说，他厌恶陈慧美的十足功利，自己也残忍地用功利的利刃划破了高兴纯真的少女情怀。

让我们对丛茂多些宽容吧。他是不幸的，他在个人意识蒙醒的初届成年时便被抛入了自私浅薄的人群。根据小说的描述，他还是大学低年级的学生时就已写过长篇小说，可见他原本属于心界高雅、情感细腻的青年，但他的清高和儒雅立即被淹没在同学们一片戏谑、调侃的谈话和过于随意的交往里，成年学生的特质不见了，思想没有了踪影，甚至连对深沉学者东施效颦般的生硬模仿和纯真的“书卷气”也不再有了。生活在这样的人群和氛围里，可以想见丛茂的痛苦，但年轻的人他不明白，粗俗和浅薄是一切脱离健康社会常轨后的必然结果。丛茂的不幸还因超然于生活的理想的丧失而加重，意识形态的淡忘，宗教信仰的普遍缺失，使他没法安顿自己躁动的心。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有智者的引导，丛茂会懂得调和、解决

他内心深处在观念上的矛盾冲突，最终塑造更为坚强更为成熟的人格。事实上他是完全靠一己之力完成了和自己内心的斗争，某些方面他成功了，但更多的是失败。

阅毕合上厚厚的书稿，我起初被抛进了沮丧的深渊，但一阵狂风瞬间吹散了沉闷的空气，我的眼前突然亮起来。身陷囹圄的丛茂并没有毁灭，他用年轻的生命告诉我这个行将告别中年的读者，依然有曙光在照耀着人们的病体，那是上帝在创造人类时就赋予它的光芒——人性的原始光芒。

小说结尾时，丛茂杀死了前妻。有高于普通人智慧的他，行动前和行动中理智均未昏乱，就是说，他知道此举意味着什么。何况局面还远不到华山

一条路的地步，自可选择放弃行动，完全功利、贪图生存者，也定会选择放弃，那样正符合其人格逻辑。丛茂铤而走险，并对自己宣称，他这样作是为争回做人的尊严。对文学发法律之声是荒谬的，会切断人性探索的道路。丛茂以个人生命的牺牲，反抗和嘲笑了现实世界。在这里，有必要回到对他分裂的人格的观察。他在人事上的工于心计和对金钱名利的追求，具有社会属性，制度会塑造低头于它屋檐下的“这个人”，陈慧美、樊晋芳便是代表。而丛茂的愤世嫉俗、对家庭出身高而不贵的人的蔑视和对真爱的回归，则完全属于纯粹个人的心灵。丛茂的种种举动，显然和社会主流声音和具体的制度无关，和甘愿为尊严献身一样，这一切都属于人的自然心性。小说向我们启示，无论制度如何不完美，世风如何败坏，大众如何迅速而彻底地堕向功利、自私、享乐的现代索多玛，人性本有的高贵品质——善、渴望公平、尊严——是永不可被消灭的。也许作者在告诉我们，拯救人心的巨大工程应该开始于每个人的人性的重新唤醒。

2009年6月1日于北京

孙继秋



一辆普通的桑塔纳轿车缓慢地行驶在弯曲的公路上。

丛茂坐在车里，脸上没有什么笑意。他点燃一支烟望着外边。

马本把车放慢速度咳了两声。

丛茂看了他一眼把烟熄灭。

马本打开收音机想借此解除路上的疲劳，心里却在不停地嘀咕——

“这里离运城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只能怪分公司的经理不会说话，害得我连饭都没有吃就得赶路。”

丛茂做为丛氏集团继承人，在别人眼里是金钱、地位、还有名誉的象征。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丛茂跟他的父亲做过很多交易，这次也不例外。要想成为真正的继承人，结婚是他的惟一条件。

谈到婚姻丛茂一百个不愿意，没有感情的婚姻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两件不同面料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什么时候晕了自然就拧到一起了。这是他父亲的理论，也是他必须遵守的原则。

天暗下来了，远处灰蒙蒙的。夜色已经笼罩整个山区，汽车像被放在摇床里的婴儿，晃来晃去。

马本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心里想着：一个 30 多岁的男人一直不结婚，个人的生活怎么处理？

“表哥。”

丛茂“哼”了一声。

“其实‘陈慧美’这个女孩挺好的。电视台的主持人，人长得又漂亮”。

他又看了看丛茂的脸色笑了一下说：“当然表哥你也不差，你们很配。结婚嘛，一纸约定没有行为上的约束。你想干什么，还干什么！你生活的本质是没有变的。总经理变成董事长，这车也该换一换了！”



丛茂本想和他调侃几句。

汽车却突然灭火了。

“你看这破车！”马本一边发牢骚一边下车拿出工具修车：“我早就说过，这车跑不了长途，你看看？”

丛茂站在路边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车还没有修好。马本好不容易搭了个顺路车到最近的镇上去买车的零件。

月亮爬上山头，没有云雾的遮掩今夜特别明亮。丛茂点燃一支烟望着空旷的山峦，一种寂寞感涌上心头。看着路边的几棵黄叶过半的树，几分悲凉与苦涩，惆怅与茫然占领了他的心灵。让他想起6年前的这个季节。6年前他是什么样子，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大学生。他借着车里微弱的灯光打开了日记本。他的日记本因为和时间碰撞打了很多褶子。就连人在时间的长河里都会褪色，何况一件物品呢！收音机里播放着一首伤感的歌。丛茂的日记本里包含着泪水和遗憾。看着日记，往日的烙印和今日的思绪重合在心里，曾经共同拥有的时光，会从容地归来吗？

1996年9月2日：天气昏暗，大二开学的第一天。今天老师问我什么时候能把学费交上，我说我会想办法的，学校不是有照顾贫困学生的资金吗？老师苦笑着说：“不是全免的，你自己还要交一部分。”上午领到学生证的同学都是交了学费的，当我问道为什么没有我的学生证的时候，老师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是啊！我一分钱都没有交怎么会有我的学生证呢？下午2点钟学校公布了减免学费的学生名单，榜上有名的我应该高兴吧！晚上，我打了一份3元钱的排骨？而我身边的同学说，“你看他还吃排骨”。我怎么不能吃3元的排骨，难道我连吃饭的自由都没有吗？是不是我买一条内裤都要经过你们的同意？这是我的潜台词。如果不是母亲体弱多病，不是家里闹水灾，我会一分不差地把学费交上去的，现在，无论如何也要让家里把学费交上。我再也受不了了！

夜里，丛茂接到父亲的电话说母亲去世了！他像走进地狱一样，惊呆了。他坐在宿舍楼顶上，只要他轻轻地一跃就能享受那份永久的安宁。身边的那部收音机不知疲倦地唱到天亮。

第二天，丛茂请了假，发生这样的事学校自然会批的，但老师还是经过一番调查。因为有的同学用过这样的办法骗了几天的假。太原离运城有一日的路程，他走出山西大学的西门就能等上车。坐上车，他一直在想经济系毕业的父亲会如何计算他的损失。



太阳像个孩子在山峦之中跳跃。山上的梯田像农村刚过门的新媳妇洗完衣服不知道熨烫一样。最后一条残阳洒在山沟里的一角，一只苍鹰冲天一叫，好像结束生命的叹息。汽车的油味让他吐了好几次，不知多久，他睡着了。

晚上，汽车到了运城，售票员让大家下车去吃饭。考虑到自己的经济问题他下了车。售票员木板的脸好像她们家死了人似的。他看看车站上的钟，已经是晚上8点了！60公里的山路需要一夜的行程，他向心之所想处奔跑、奔跑……也许清晨到家还能看上母亲一眼。

他疲惫不堪地推开家门，棺材放在房间的正中间，几个大铁钉子冰冷地放在地上。淡淡的灯光，没有想象中的昏黄，他团坐在一把狭小的椅子上。父亲的声音弥漫在房间里，但声音是最有欺骗性的，他相信一个缥缈的声音不如一双手的温度。他不知道这是告诫还是规劝，或是情之深处的无奈叹息。他是不会相信父亲目光里会有怜悯和善良的。他的父亲穿着蓝色的衣服，脸很瘦，身体很单薄，但看上去很有精神。这么多年他一直是这个样子。他给儿子倒了一杯水，丛茂注意到，父亲没有任何的悲伤，更谈不上眼泪了！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父母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从他记事开始两个人就吵吵闹闹的。有时候父亲还为大男子主义者们争点面子——动起手来！他很讨厌这种家庭，但自己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这么多年父亲没有给母亲买过一件衣服，从来没有关心过母亲的病情，很多的很多，才导致今天的结果。他无法判断父亲的心里是否存在着故意，但过失肯定是存在的。他为母亲感到不公平。安葬完母亲，他准备当天就走。

他的父亲劝他多住一天，如今，母亲走了，他连一个吵架的人都没有了。既然人已经死了，就把这份怜悯之心留给活着的人吧！

他问父亲：“爸，母亲去世你伤心吗？”

丛文富一脸惊讶地看着他，面对他的话，他能说些什么呢？只能沉默不语。他整理了一下衣服，那上面有上课时残留的粉笔沫。

丛茂最讨厌他这一点：不敢勇于承担自己的错误。用沉默不语掩饰自己作为丈夫的失职吗？

他用指责的语气说：“流点眼泪是你的损失吗？你的眼泪有那么珍贵吗？就算你们没有感情，你们毕竟是夫妻啊！你就装出点悲伤让我平衡一点，这个对你来说很难吗？”

丛文富带着伤感说：“你母亲的病结婚前就有，如今她走了，留下一大堆麻烦，我是先处理我的悲伤还是我的麻烦？”

他喝了一口酒接着说：“我已经尽力了！人死如灯灭，谁都会有这一步的。如果我的悲伤能让你的母亲活过来，如果我的眼泪能替你交学费的话，



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们要好好地活着就是对你母亲最好的安慰。我想她也不希望我们每天以泪洗面……你来信我收到了！虽然我的工资很低，但我保证你完成学业。”

丛文富把自己的同学和朋友都想了一遍，看有没有能帮自己摆脱困境的人。自己的打算也没有必要跟儿子说，也许他不想把自己的事情牵扯到儿子的身上。他的心里如果说不难受那只能说是骗人了！

丛茂心里想着父亲的话——这不是他为了自己找的托词吗？母亲今天的死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最起码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难道他为此就不应该付出点代价吗？他不能原谅父亲在母亲死后的冷漠。

丛文富坐在椅子上，有气无力地叹了一口气说：“家里的一切我都打点好了！过年你也别回来了！我会寄钱给你。”

丛茂的情绪如股市的曲线又一次波动，他看到父亲的表情就来气。他连爸都没有叫，就直接冲口而出：“看来你早就准备好了！是我和母亲阻碍你发展了。如今你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大张旗鼓地追求你认为所谓的理想去了吧！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你的负担？！如果这样你可以不负责任，那么我也可以不尽义务。这样一来你做任何事情都不用考虑这些了！”

丛文富觉得儿子太过分了，他眉头紧锁，脸面的血管突然鼓起，手僵硬地颤动了一下，把酒杯扔在地上，低哑地说：“你上学长见识了？学得不错！”

他的头僵硬地点了一下，“我也有痛苦，我也和你一样需要宣泄，只是我们宣泄的方式不同。”

丛茂转过脸颤抖着身体，泪水划过稚气的脸，沉默不语。

丛文富收拾完桌子上的残渣，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

夜里，他听见父亲在哭泣，虽然声音很小，但他听得很清楚。丛茂的身影在院子里移动着，他不知道在那里矗立了多久，他觉得周身清冷。他觉得自己与那直立在井畔的七尺石柱有相同的作用：背负着一架古老的轱辘上的破水桶并静待着，谛听破水桶里一颗剔透精圆的水滴掉入井底。

他感到后悔莫及，但他只为自己的言语感到不妥，其余的他没有错。他认为，父亲哭泣是因为自己的言语刺伤了他的面子，而不是为母亲。一夜之间，他觉得自己自相矛盾。谁又能钻到你的心里去看呢？梦境之中，他再次看见了清冷的流水，从可望而不可及的天空落向大地，短暂而无声无息。那流水微笑着哭了，流下的一颗晶泪，化做了无限的思念。

他一直睡到中午，起床时，父亲已经做好了饭——这是父亲第一次做饭，也是他第一次吃父亲做的饭。如果母亲活着的话，父亲的表现会令母亲欣慰的。可惜人已经不在了。母亲能留在父亲的身边，只是基于对婚姻，对信仰



的维护，对生活诺言的尊重。如果还有，那就是对父亲的怜悯。现在他为母亲要求一点悲伤，对父亲算是过分吗？对于背叛婚姻的男人，不管是用道德谴责还是用法律制裁，他觉得都不为过。他不会忘记小的时候，他看到父亲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和另一个女人做的肮脏的事。

内疚同样让丛文富感到自责，他面对的是两个女人：一个是父母倾心的女人，一个是自己心爱的恋人。面对的是双份的良心谴责。

丛文富不停地给他夹菜，丛茂觉得这顿饭吃得特别别扭，他一直无语，心冷到极点。吃完饭，父亲给他一个信封，又给他拿了车费。

雨落的时候，他就站在房檐底下，眼前的世界因为从天而降的流水变得清新和透彻。他一直痴痴地想着：几间破旧不堪的房子围合起来的小院能经历几十年来的风雨，为何两个人心灵深处不能平静地相吻合？那个生命突然间睡去，再也不肯醒来了！这还是那个所谓的家吗？

丛文富没有去车站送他，当然他也没有坐汽车。到了商店买了点纸钱，走山路的时候给母亲烧点。到了一个山岗，他远远地看到父亲跪在坟前。此时，他的睫毛再也挂不住泪水的重量，泪水潸然而下，他向回城的方向跑去。

到了运城车站已经晚上9点了。如果汽车不坏的话还能赶上早上的课。夜里，到某小镇停车吃饭，他没有下车，女售票员也没有看见他。如果看到的话，一定让他下车吃饭要不然饭店老板就白给她回扣了。

饭店老板头还伸头向车里看了一眼才肯离去，很怕有一块硬币落在车里。

丛茂打开父亲给他的信封，里面有1000元钱，还有一段话：“人生是由各种不同的变故、循环不已的痛苦与欢乐组合而成的。人在长大的过程中不停地学会坚强，而坚强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有顽强拼搏的人才会成为时代的不屈者，是做悲观的不幸人还是做乐观的不屈者，你自己选择吧！我明日南下，望你能鼓起勇气勉励自己，积极进取。”

时间已经是夜里零点多了。他觉得身体很疲倦。对于这样的话，他除了无奈，还是无奈。他很想解脱，无论是从身体还是心理上。他发现人越坚强不屈，生活就越会挑衅你，不停地制造困难来压迫你，直到你疲倦得不能动弹为止。本来生活就有小小的痛苦，然而自己还来不及为那份失落的感情悲伤，就要面对难以维持的学业。自己就像被抛弃在沙漠里的孩子一样不知所措，这份痛苦只有自己承担，不能和任何人分享。这纷乱的心就像汽车行驶在凹凸不平的山路上一般颠簸起伏。不知道用什么词汇能对生命中的今天作出评价，那就刻在某一天吧！

学校知道他的情况属实，就把他的学费全免了，怕有的学生会有异议还让他在班会上把减免学费的事实讲一下。学费的减免是他母亲去世换来的，



他感谢的应该是母亲。每日的三餐改为一餐。悲伤——抵挡饥饿的最好办法。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学习、吃饭、打工。所有的悲伤都被忙碌的事情冲淡了。

星期日下午，因为商场的经理生了个男孩，所有的工作人员提前下班。他没有去参加什么庆祝酒会，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那种高级的地方，何况连经理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他回宿舍，算了算这个月赚了多少钱。周一至周五没有课的情况下，他去发传单，周末去商场做销售工作。这一个月下来，除了生活费用以外还能有些剩余，但自己不敢多花，像这样的工作随时随地都可能被人辞退。这个月有136元剩余，如果像这样发展下去，到了年底就可以买一套学术著作，还有可能买一支英雄牌的钢笔。他在自己的计划本上写上“满意”两个字，他很高兴地伸了个懒腰。

父亲这个月给他寄来了500元的生活费，他完全可以拒绝，但他认为长这种志气没有必要。人活着才是第一位，尊严留着吃饱穿暖以后再谈吧！

张海龙看到他床上破烂不堪的裤子，就把自己穿过一次的假名牌货扔在他的面前。“我的裤子很多，送给你一条。你看好了，这可是名牌货。我是看你不错和你交个知心朋友，你也看到了咱们宿舍里没有谁跟你深交。”

丛茂站起来把他的裤子轻轻地放在洗脸盆里。

“我的裤子虽然破旧不堪，但是真货。现在我在你的面前还能维持自己的尊严，所以我不允许别人践踏。”

张海龙仰着脸说：“我是真心诚意的。”

“你还在为你的张狂轻率的不端行为找借口吗？”

他拿起自己的裤子到学校门口修补。取衣服的同学很多，他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他怕修补的价格高让自己尴尬。

但他还是开口问了一句：“这条裤子修补一下多少钱。”

“6元钱，修吗？”

他犹豫不决，后面的一个同学说：“你洗不洗衣服？”

他自语说：“我没有仔细看，这条裤子都坏成这样了！看来只能退休了。”他还装做不经意地抖了抖。

他随后去超市买了针和线，顺便拿回自己放在超市的漫画。店主已经催了他好几次了。现在哪有几个年轻人看漫画？

在超市里正好碰上副班长——温静。

温静拍了他一下说：“我正找你呢？下个星期咱们班有一个集体郊游活动。每人20元，你是组织部长，应该写份计划吧？”



他把裤子背在身后，很不自然地说：“我已经辞职了！再说……”

“再说什么？和上次一样我替你交10元。这是集体活动，你不能搞特殊化吧？”

“上次的钱我还没有还你呐！再说我也没有时间，我的工作不允许旷工。”

“我不用你还了！”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侮辱，请你收回你刚才的话。”

“好吧！那你把手里的漫画送给我。”

他低着头把漫画放在她的手里，那种谦卑就像借人米还人糠似的。他匆匆忙忙地离去。

她在后边喊了一句，“我不是这个意思。”

回到宿舍。他把门锁上，小心翼翼地缝补裤子，犹如修补价值连城的宝贝。有一个同学开门进来，惊得他不小心把手给扎了！他把手放在身后，裤子坐在屁股底下。等同学走后，他看到牛仔裤原线是用白线缝的，而自己买的线跟它不一样——都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他气得狠狠地在裤子上跺了两脚。

这一年的生活终于过去了！他曾尽一切努力，试图留下青春的痕迹，试图用诗一般的文句记录当时，可这就像是试图挽留春的气息，终是徒劳。尽管那里有着那样残缺不全的岁月，有着彷徨、失措、迷茫、无助等等不忍舍弃的记忆。回顾那些逐渐变远变暗的时光，总是清新而又淡远，苦涩而又甘甜。每天拖着疲倦的身影往返于学校和商场之间，心中总有一股淡淡的悲哀。

大三的时候，他每个月都能按时接到父亲寄来的钱。信越来越少，电话越来越多，从一个月一次变成一个星期一次，好像他的父亲真成了富翁似的。如今，再望窗外换了一番景色的天光云影，他的眼睛被阳光刺得流泪。他的世界都成了金黄色。

车子一阵颠簸。丛茂突然醒了。刚才好像做了个梦。

马本已经把车修好了。

马本有气无力地说：“等一会，吃点早餐吧？”

早餐，是留在他心里永远的痛，他的爱情就是从早餐结束的。自己走过的路用什么方法都是挽回不了的！失去的东西曾经在他的心里划过一刀，那种感觉怎么会忘记呢？他们相识在午夜的电波中，相爱在大学的校园里，分手在油条、豆浆的早餐中。

午夜给寂寞加上无奈的帽子，孤独如何打发寂寞。



有说有笑的学生涌出自习室，在学校黑暗的角落里可以听见情侣的窃窃私语。丛茂很急地跑出学校的大门，这个时候是学生买东西的高峰期，他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张电话卡。看了一眼超市钟表的时间，他急忙跑到路边的电话机旁插进电话卡，拨通了广播电台直播间的电话。今天他很幸运，一次就拨通了！这是他上学期间很少有的事情。

女主持人的声音温柔甜美，找个做主持人的女朋友一直是他的梦想。在以前他想都不敢想：没有时尚、名牌的服装，留的是可以省洗发水的“卡尺”头。现在他的服饰和发型可比以前时髦多了，富裕的生活可以让人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形象和习惯。主持人接通了另一个人的电话。

和“高兴”这个女孩子相遇不只一次。今天又是她，高兴出的题他故意答错，其实他是故意输给她的，只有这样一来她才会不约而来。他认为“高兴”是她的笔名不是她的真实姓名，本想问一问，但广播电台里规定不允许问对方的电话号码和地址。

高兴挑衅地说：“不要气馁嘛！我知道你不服气，想和我平时较量打我的传呼 95812—1096，我打败过很多男孩子。”

主持人对她留的电话号码也没有办法！这是她自愿的。

他刚想说点什么！电话非正常断线，他用手敲了一下电话机，自语道：“你这个吸血的家伙！”这次他体会到全军覆没还要割地赔款的心情。校外的贩卖声、音乐声、唱歌声、说话声，把他吵得耳鼓分外的迷乱。灯光和香烟、香水的气息混杂着，使你眼花鼻塞。街道上的人形形色色：粗莽的军人、娇奢的太太、蠢俗的村婆……言之不尽。而中间最容易引起人注意的有两种，那就是油发靓装，专为“吊膀子”而来的青年和脂粉满面，在“择肥而噬”的私娼。

校园里的人很少了，自习室的灯也是稀稀疏疏。丛茂走在校园的路上觉得自己很无聊，富有生活是无聊的土壤，他一直这样认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加入了富家子弟的行列，周围的女同学看他的眼神和对他说话的语言都变得体贴、亲切、友好。他特别烦这种世俗的观念，但这种氛围能树立自信，也能培养高傲的性格。现在，他也开始有一个青年应有的直白和热情，这个跟经济条件改善有很大关系。以前他很少和同学说话，他是山区来的，跟城里的孩子们相比知道的少，怕自己说错话让人笑话。他以前在自闭的生活里活着，因为贫穷，除了自卑就是无能。然而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这几日，他的同学都在帮他找女朋友。

张海龙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位。他是高干子弟，上大三的时候才和丛茂建立真正的友谊。所谓“真正”的友谊，只是平等主体之间交往的一种手段



罢了。

丛茂回到宿舍时，其余的人都睡了，只有张海龙在打着电话。听到丛茂上床的声音，他才感觉到丛茂回来了。

张海龙轻声地对着电话说：“喂……”，可是电话咔嚓一声挂了。

张海龙感到很没有面子，自语道：“你以为你是谁啊！”躺在床上张海龙说：“温静真的很难追，但是……，有难度才有意思嘛！”

丛茂翻过身说：“我想，女生宿舍也谈论我们男生。别人我不敢说，温静一定会！”

张海龙从床上坐起来说：“她可不是那种人。”

丛茂解释道：“你别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同学3年了，但我比你了解她。这个你不能否认吧？以前我对她有些看法，但现在她进步很大。我也没有必要抓住她的小辫子不放吧？”

张海龙听到这几句话，心里特别高兴，回应了一句：“昨天，我看到一个大四的女孩子和你特般配。”

上铺的同学突然说了一句：“不配。”两个人相做了个鬼脸。

温静是班上出名的美女。只是感情过于开放，有处处留情的爱好，拿男生开玩笑是她的拿手好戏。

晚上，宿舍的电话都是找她的。有几位同学对她有成见，但只能怪自己长相不如人，条件也比不上，自然也就没有说话的权利。

宿舍别的女孩接电话的时候，温静不耐烦地说：“小姐，我在等电话……你快点。”

一个胖女同学很生气：“有些人就是这么讨厌，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其实大家都知道她肮脏的事。”

放下电话的同学劝她别多事。

温静接过电话说：“你还是给自己留点自尊吧！”

胖女同学站在上铺，不顾同学的劝告，用手指着她，威胁道：“你再说一句！”有点像占领伊拉克上空的美军——我怕谁！

“我说你缺爱，怎么了！”温静仰着脸毫不示弱地。

两个人准备动手，这时，值班老师及时赶到，后边跟着一位气喘吁吁的女同学。

“都几点了！你们越来越不像话了！都是同学有什么可吵的？！你们听收音机把耳机带上，别影响其他同学睡觉！”

值班老师气冲冲地走了。



午夜已经落幕，主持人用温柔的告别话语结束了今晚的最后一分钟。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丛茂一点心情也没有，一直在想用什么办法接近传说中的美丽女孩。为了能和这位女孩子见面，他费了不少心思：从来不相信爱情的他，也读起爱情诗歌来，想给她写信又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买礼物、请她吃饭又觉得太俗。

老师在台上讲，同学在台下嘻嘻哈哈地说，甚至还有吃东西的，老师竟然没有责怪他们。

丛茂自顾写着日记，他投入的神情都让身边的温静看到了。

还有几分钟才下课，老师让同学们自己复习。几个同学开始喧闹起来。

温静说：“丛茂，你是咱们班的干部，你也不管一管?!”

她是没话找话，这一点丛茂很清楚。

丛茂没有心情理会她，继续想着自己的事。

温静可从来没有碰到她主动搭话却不理她的男生。

她继续说：“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丛茂合上日记说：“我干什么和你有关系吗?”

“我不是关心你嘛!”

丛茂很烦温静的刨根问底，但谁让她是张海龙追求的对象呢？看在张海龙的面子上也不能给温静下不来台。

趁下课的功夫，温静把自己打扮了一下，因为晚上有个约会。她每次都这样，丛茂已经习惯了，他为张海龙的执着精神感到难过。

温静一边整理头发一边说：“你看咱们班的‘李有才’怎么样啊?”

丛茂心急地说：“你还要跟他相处？你也不是不知道他是出名的花花公子。咱们是好朋友，我才告诉你的，要是别人谁会说得罪人的话?!”他是为张海龙才这样说的。

“我管他是什么人！有人请吃饭不去多浪费啊!”

丛茂阻挠道：“我觉得他不配和你一起吃饭。”

这时，李有才出现在丛茂面前，很不友好地拍了拍他肩膀说：“你配?”

丛茂站起来，不甘示弱地甩开他的手说：“你以为你配吗？咱们班的女生我不会让你碰一个的!”他只是气话。

李有才讽刺他说：“人家张海龙老爸有关系，你就想靠他，主动给人家找女朋友，像一条走狗。”

温静在一边干着急说不上话。丛茂气得脸红红的，一时语塞。

李有才得意地说：“人家出人头地会是条龙，你呢？顶多是个虫呵!”